

在下著霧雨的夜晚森林裡，我少有地流下了眼淚。那是個猶如夢境的魔幻時刻——眼前的大地在水中緩慢下沉，成群的白面鼯鼠飛越水面的闊葉林，險些擦撞漂浮的虎頭蜂巢。不同於在森林裡聽見飛鼠叫聲時的平靜喜悅，當飛鼠的鳴叫在水中迴盪時，陌生的孤獨感凝聚在我心頭。

這時，阿洪舉起獵槍、上膛。輕柔的雨絲降落在頭燈的光線裡，使槍管覆蓋上一層濕潤、清澈又古老的光澤。

「我打到蜂巢時，你就要快跑喔。」阿洪的口音有著濃厚的泰雅族腔調，從中透出中海拔山林特有的潮濕氣味。他這麼說時，我才發現根本沒有什麼白面鼯鼠，只有他頭上的尚光牌頭燈在樹林間穿梭的光束。

他示意我退後，口中叼著的菸閃爍著隱晦的火光。在等待獵槍擊發的時間裡，我凝視著菸頭飄升的煙霧，幾乎以為他已經扣下扳機了。槍聲橫越生死間的門檻，像一道炫目的閃光，在我眼底無聲地炸了開來。

我沒聽見槍聲。這意味著死亡是寧靜的嗎？

霧雨繼續沉降在我們之間，就像彼此身處不同的世界。有什麼物事穿透了雨，像彈藥擊穿我的身軀，又在我身後筆直飛離。

由於前方有段古道已經坍塌，我、阿岳與阿洪從新開闢的高繞路徑，抵達位於馬鞍的營地。這裡是完工於大正十一年的霞喀羅古道，在臺灣總督府文件中的名稱是「シャカロ道路」。根據昭和十年出版的「新竹州蕃地里程表」，シャカロ道路起自大溪郡のソコ（蘇樂），在高台駐在所進入竹東郡，並經由タバホ（田埔）、控溪（秀巒）、錦路，接上現今「霞喀羅國家步道」東段入口的養老。

這天夜裡，我與阿岳先抵達阿洪在錦路的家，再一起前往養老登山口。阿洪從鐵皮屋裡取出後膛獵槍，將白飯、鹹豬肉與摻水的高粱放進菜籃袋中。上路前，他就著頭燈的光源，數算鋼彈與喜德釘火藥的數量。他凝視彈藥的神情特別柔和，好像預先對他將獵捕的動物表達歉意與敬意。往後的夜獵路途裡，我從沒看過阿洪扣下扳機時的神情，他的臉不是被頭燈燈光遮蔽，就是潛藏在黑夜中。打獵的訣竅在於合適地尋找掩護、隱藏自己，揭露秘密則意味著危險與死亡——死亡是獵人與獵物之間的共謀。

為了加入這場共謀，阿岳也戴上頭燈，將山刀繫在腰間。因為頻繁使用的緣故，用七里香做成的刀鞘有著凌亂的刮痕，握把上的縫線也已經脫落。阿岳額外替阿洪帶了一根通槍管用的粗鐵釘，阿洪在槍柄與槍管的連接處纏了幾圈電火膠布，恰好創造了可以插入鐵釘的空隙。

阿岳告訴我，自從兩年前他、阿君與阿洪一同前往大霸尖山打獵後，阿洪就沒再拿過獵槍。當時他們在馬洋池附近紮營，水鹿叫聲使阿洪輾轉反側，然而當他拿起獵槍抵達池邊時，卻沒看見任何一隻水鹿。想像中的死亡沒有發生，阿君與阿岳也沒聽到獵槍擊發的聲音。

這件事令我想起阿君在外國的雪山裡死去的那天。我在下著細雨的臺灣山區，目睹一隻水鹿撞上距離我三公尺的松樹樹幹，隨後消失在濃霧之中。牠因為驚嚇而撞上樹幹的震動與鳴叫聲，彷彿是來自遙久時空的回響。在那個遙久的時空裡，所有的生靈都已奔馳有時、沉睡有時，無名無姓地跨越時間的門檻。

也許，我所看見的那頭水鹿，就是當初他們以為將會看見的那一頭。兩年前，牠逃離死亡的威脅，再次遁入隱藏之中；而今，阿君在雪山裡的隱蔽之處靜靜地死去。

許多人會說阿君死於「山難」，但我想，泰雅族語中並沒有描述「山難」的詞彙。阿洪的祖先活在一個平靜又繁盛的世界裡，他們的耳朵可以辨別寂靜中蘊藏的繁複聲響，眼神可以望穿河流、雲霧與茂密的森林。當他們緊鄰盛大的柴火進入睡眠之前，他們能窺見火星跳躍的軌跡。那跳躍的弧線彷彿將火星拋入了超越時間的某處，並允諾了與逝者照面的瞬間。

對他們來說，在山中死去並不屬於災難的範疇，而是生活與生存的範疇。山是他們的搖籃，同時也是墓地。阿洪的祖先徹底知曉這個早已遺失的智慧——他們與如鄰在旁的死者共同生活，而當代的人們，則不斷試圖超越死亡。

我曾試著尋找阿洪的身世。他的祖先以「京孩兒」的名稱，出現在一張寫於光緒十二年間、由鹹菜甕庄墾戶上稟給新竹知縣的稟文裡；在昭和十年發行，由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編輯的《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》中，他們被歸類在泰雅族賽考列克群中的 Kinaji 蕃；在鹿野忠雄的族群分類中，他們屬於泰雅亞族的大崙崙群；而到了今日，學者稱呼他們為新竹縣尖石鄉的基納吉群。

在阿岳進入睡眠時，我與阿洪走向馬鞍東北方的稜線。月光柔和地灑落在鋪滿落葉的土壤上，我們盡可能悄聲地移動，以免驚擾到夜裡的動物。阿洪的頭燈燈光穿透山的縫隙，揭露了那些潛藏在黑暗中的秘密。突然間，他伸出左手臂，示意我停下。我於是關去頭燈，在黑暗中屏息。

他迅速又靜謐地追上眼中的獵物。對獵人來說，山不只是寂靜的內部，同時也是喧囂的外部。獵人得投入外在世界，辨別喧囂中的每一個細微聲響，同時也得投入內在世界，使那些聲響也在自己之中響起。每一位令人尊敬的獵人，就是一座豐饒的山林。

當我耳邊不再傳來踩踏土壤的聲音，我知道不久後槍聲就會響起。我該如何描述獵槍擊發火藥的聲音呢？槍聲允諾了一個遠方，使人能夠同時抵達山巔與海底。

當我走到阿洪身旁時，他告訴我他打下了一隻白面鼯鼠，另一槍打中的大赤鼯鼠滾到一旁的懸崖下。滾落的聲音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，這代表懸崖的深度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深，我們不可能到下頭去找死去的飛鼠。

阿洪喝了幾口高粱，把白面鼯鼠裝進菜籃袋遞給我。回程的路途中，我專注地盯著頭燈照在地面的光亮，意識卻已經翱翔在天際。死亡連同著微妙的深夜，以一種奇特的重力沉降在我的雙肩上，將我壓進深不可測的夢境裡，彷彿在提醒我生命不曾離去。然而，裝著遺體的菜籃袋是如此輕盈，我輕易地就能揹在肩上了。我用雙手握緊肩帶，夢境逐漸逸散消失，就像所有生命都終將離去。

我輕輕地踩著土壤表面，像初學打獵的年輕獵人，在寂靜中意識到自己踩的是所有生靈的夢。

我能重新定義災難與死亡嗎？

就像我們不會說一隻在山中死去的飛鼠經歷了「山難」——「山難」是一個疏離的術語。對阿岳來說，描述阿君死亡的詞彙是「掛了」；阿洪敘述他誤喝農藥而死亡的大伯時，用的詞彙是「死掉了」；而我對死亡最親暱的術語則是「走了」。

我們抵達營地時，阿岳已經醒了。他們用山刀切下飛鼠尾巴，再將飛鼠攤平放在柴火上，燒去飛鼠的毛。燒毛過後，還得將飛鼠身軀刷洗乾淨、去除內臟。阿洪熟練地進行這些工作，不帶任何激情與悼念、驚訝與惋惜、憐憫與感傷，我卻在他幾近無情的神情中，察覺到一絲深邃而古老的愛意。

「你永遠不知道飛鼠從哪裡飛來，又要飛去哪裡。」阿洪的聲音輕柔又沙啞，輕輕地落在森林底層，「他搞不好飛過大霸呢。」

這裡的大霸，指的就是大霸尖山。據我所知，兩年前的那趟夜獵，阿岳、阿君與阿洪都沒有抵達大霸尖山。他們在庫基草原時折返，決定「把山留在那裡」。當時的阿君鐵定不會知道，自己在兩年後也真的「被留在了那裡」。

在北部泰雅族的傳說中，人死後將會橫渡一條大河，並穿越河上那座彩虹般燦爛的橋，抵達祖靈聚居之地。這座彩虹橋的泰雅族語是 hongu utux，意思是「靈之橋」。

在橋的另一頭，人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？

我總會想像阿君在死前的最後一刻，呈現在他眼中的大地。

在那裡，他豁免於我們身處人世時的所有不滿與渴求。不再需要詮釋，也不再需要命名。生即是生，死即是死。行走僅僅是行走，奔馳僅僅是奔馳。那陣吹進山口的狂風，沒有任何歷史，自然也沒有任何未來。伴隨著風打上身軀的雪，不乘載時間，它自身就是時間。那個他受困了將近五十天的雪山，比任何人類的慾望、卑劣、鬥爭、愛慕、良善……更長久，也更古老。正是那種全然無情的殘酷世界，輕輕地拖住所有生靈的夢境，靜靜地凝視流動的生命、靜置的死亡。

回到平地後，我做了一個大汗淋漓的夢境。夢中的我與阿洪走在夜晚的霞喀羅古道上，霧雨沉降在我們之間，使所有物事都飄浮在水中。我感到自己與死亡如此親近，彷彿能欣然接受它的來臨。

鈴木讓在〈高砂族的靈魂觀〉中，認為高砂族將「魂」分為「生靈（心魂）」與「死靈（靈魂）」，前者寄宿在活人體內，後者則在人死後脫離肉身。其中，泰雅族將生靈與死靈都稱為 utux，當 utux 離開人體時，死亡於焉來臨。當時仍被劃分為泰雅族的賽德克亞族霧社蕃認為，「夢即為此心魂 utux 游離所致。死為永久之夢，而夢為一時之死。」

也許，阿君不過是做了一個超越人類生命尺度的夢境；而我做夢時，心魂也因此躍入了永恆的死亡之域——不過我想，這樣理解是太浪漫的說法。畢竟我、阿岳與阿君都不是原住民，我們對山的情感，也一定與阿洪對山的情感截然不同。我們稱呼「走進山裡」為「登山」，然而在原住民的世界裡，「登山」這個詞彙不具備任何意義。我們這些在過多選擇間迷失自己，並渴求「具備限制的山林生活」的平地人，永遠想像不出阿洪那雙眼裡所承受的孤寂，與他自身也無法理解的憂傷。

最後一次見到阿洪，他已經遠離高山的家，到竹東過著流離的生活。他的右手臂被他在幫派裡一手帶大的阿弟仔砍出見骨的傷口。我們到醫院探望他，幾天後，他沒付醫療費就逃離了醫院。阿岳用平淡的語氣告訴我，山上不像平地有這麼多選擇，像阿洪這樣的部落年輕人，誰不對繁華的都市生活心存嚮往，卻在平地都市裡走入迷失之境。

山是阿洪想逃離的貧瘠之地嗎？還是他渴望回歸的豐饒之地？對阿洪來說，這甚至是個奢侈的質問。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，在未來，很可能連「留在那裡的山」都將不復存在。阿洪的祖先們所經歷的豐饒山林正迅速地凋零——豐饒並不只是物種資源的多寡，而是時時刻刻處於心顫與悸動的豐饒、與所有靈（utux）祥和共存的豐饒、與死亡如此親暱，因此能夠倖存下來的豐饒。

除了在馬鞍東北稜上射下的那隻白面鼯鼠外，阿洪沒再打到任何獵物。當我們緊貼著彼此的身軀，乘著阿岳的機車在風中踏上回家的路途時，有一股難以抑制的渴求使我抬起胸膛，凝神注視著遠方綿延的山巒。

我以為自己聽見了從遠山傳來的槍聲。我再次想起在阿君死去那天，顯現在我眼前的水鹿。或許就如同水鹿的鳴叫聲，槍聲也有能力橫渡彩虹橋、翻越大霸尖山，像盛大的遠古傳說從天際降臨，抵達眾多死者聚居的安息之地。